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
关于反对机会主义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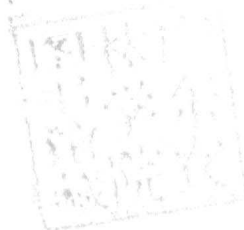
(供内部学习用)

中国科学院政工组

一九七二年三月

目 录

一、关于路线斗争·····	(1)
二、关于无产阶级领袖·····	(6)
三、关于形势·····	(11)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15)
五、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20)
六、关于坚持独立自主·····	(25)
七、关于反修防修·····	(28)
八、关于人民军队·····	(35)
九、关于批判反革命两面派·····	(38)



一、关于路线斗争

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反对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

馬克思：《致弗·波尔特》，《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第三七一頁

谁要是象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资产阶级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頁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只有在完全符合于辩证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起来。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第四一六頁

苏黎世的“哨兵报”在答复巴枯宁时完全有根据说：

“即使您不是被收买的暗探，无论如何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哪一个被收买的暗探也不能比您造成更大的危害。”

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七二頁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

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四三至二四四页

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强的先进阶级为靠山的执政党要善于纯洁自己的队伍。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九三页

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除了其他一切条件外，还必须使党的路线正确；必须使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积极拥护这条路线；必须使党不要仅限于制定总路线，而要天天领导这条路线的实现；必须使党同脱离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以及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必须使党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锤炼自己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九七页

一般地说，在敌对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党内矛盾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反列宁主义的流派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不战胜它们，我们党就一定会蜕化变质，就像第二国际那些社会民主党没有进行这样的斗争而蜕化变质一样。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斯大林文选》上册第一五三页

对托洛茨基主义，哪怕是对已被击溃的和暗藏的托洛茨基主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就是糊涂到近乎犯罪，近乎背叛工人阶级。

斯大林：《論布尔什維主义历史中的几个問題》，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八十九頁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第四七一頁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引自《人民日报》、《紅旗》杂志、《解放軍报》一九七二年元旦
社論：《团結起来，爭取更大的胜利》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引自《人民日报》、《紅旗》杂志、《解放軍报》一九七一年元旦
社論：《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綫胜利前进》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引自《人民日报》、《紅旗》杂志、《解放軍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社論：《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經驗》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沒有调和的余地。

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
《文汇报的资产阶級方向应当批判》

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

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社论：《認真学习两条路綫斗争的历史》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主席：《矛盾論》，《毛泽东选集》合訂本第二八一頁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泽东选集》合訂本第一七〇頁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第五一三頁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

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毛主席：《矛盾論》，《毛泽东选集》合訂本第二七八頁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国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引自《赫魯晓夫言論》第三集的出版者說明，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月），引自一九六七年第十期

《红旗》杂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引自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

二、关于无产阶级领袖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三八页

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页

这些先生们是怎样滥用“权威主义的”这个字眼的。巴枯宁派稍一不如意，他们就说，这是权威主义，并且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作出了永远的判决了。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第三七三至三七四页

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协调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协调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更加愚蠢而无耻

的事情；……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第三八七頁

历史上，取得统治地位的每一个阶级，都推举出了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三一頁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十二頁

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
第五〇五頁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十四頁

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

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中央小组已经在彼得堡开始形成，它必须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十六页

打倒政治讹诈者！蔑视他们，抵制他们！不断向工人群众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时间。

列宁：《政治讹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五一页

尽管有对“真理派”、“篡夺者”、“列宁派”等等的一切谩骂，觉悟的工人现在是将来也仍然要联合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策略的周围。

列宁：《谩骂的政治意义》，《列宁全集》第二〇卷第三八三页

反对派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我还认为对我是件光荣的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如果蓄意破坏党的反对派竟恭维起保卫列宁党性原则的斯大林来，那才奇怪，那简直是一种侮辱。

斯大林：《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四九页

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

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

斯大林：《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一三三頁

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它企图损害他们的声誉，破坏他们的威信。我不知道党内还有哪一个派别，在损害列宁主义的领袖或党的中央机关的声誉方面能够同托洛茨基主义相比。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第三〇三頁

萨普龙诺夫现在虚伪地伪善地赞扬列宁同志，而正是这位萨普龙诺夫曾经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无耻地骂列宁同志是“不学无术的人”，是“寡头政治家”！如果他真的认为列宁同志是天才中的天才，那末为什么，比如说，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不支持天才的列宁，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刻始终站在对立的阵营里呢？列宁同志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统一的决议，要求把派别分子开除出党，其中就有萨普龙诺夫，这一点萨普龙诺夫是否知道呢？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第三十二頁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一六九頁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

毛主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二五五页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主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二五五页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八二三页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毛主席：《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五一页

三、关于形势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五十八页

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马克思：《致R》，《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四〇八页

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蛮不讲理的肥壤沃土。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七七页

前一个发言人企图恐吓我们，说我们一定会走向灭亡，一定会堕入深渊。然而这种恐吓对我们并不新鲜。代表他那一派意见的报纸“新生活报”在十月革命前就曾写道：我国的革命除了造成暴行和无政府主义骚动以外，是不会有结果的。因此，说我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甚至同资产阶级无关的人也摆脱不了这种心理……（国际主义分子喊道：“巧言惑众！”）不，这不是巧言惑众，你们常用的那种一斧头的说法，才真正是巧言惑众呢。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发言》，《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八〇页

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线上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就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他们立刻就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是还没有完全从洞里爬出来，他们立刻就吓得往后退，胆颤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临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十四页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五页（无政府主义）

如同我们经常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

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

毛主席：《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人民出版社版
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頁

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毛主席：《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编者按，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七四八頁

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毛主席：《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
编者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七二九
至七三〇頁

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九六至四九七页

我们中国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间。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〇六一页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毛主席：《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第五一八页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些改善。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六五至四六六页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〇三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六六页

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